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

散文卷

往事如烟(下卷)

《中国作家》杂志社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丛书名：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
书名：往事如烟(下卷)
作者:《中国作家》杂志社
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
ISBN:7-80145-554-1/I247.7
出版日期：2002年1月
定价：7290.00元（全套）



目　　录

访日归来 …… (1)
闯游俄罗斯滨海区 …… (10)
阁楼的忆念 …… (31)
离宫思絮 …… (41)
雪夜祭徐迟 …… (57)
轩辕黄帝飞升的地方 …… (68)
泥土的精灵 …… (78)
往事如烟 …… (97)
中原四题 …… (105)
汗颜斋偶笔 …… (111)
猫的故事 …… (114)
偶然草 …… (119)
想见冰心 …… (129)
慈母颂 …… (137)
在瑞士过复活节 …… (146)
春祭·废园 …… (157)
难忘冯牧 …… (171)



往事如烟

别荒煤 …… (176)
墙的这一边 …… (181)
古堡夜宴 …… (198)
七载云烟 …… (204)
五味 …… (219)
读画 …… (225)
听朗诵 …… (233)
江南三凭栏 …… (236)
说起本司胡同 …… (246)
浪淘沙 …… (256)
我爱北京的小胡同 …… (277)
老北京的小胡同 …… (280)
昙花 …… (284)
祖母的忧伤 …… (287)
散文二题 …… (293)
打糊饼 …… (303)
搞价钱 …… (306)
藤萝架 …… (313)
远行人 …… (319)
挨炸记 …… (323)
华盛顿印象 …… (332)
思索者在思索 …… (341)



落叶悲风故人情 …… (356)
金川散记 …… (363)
奇特的一群 …… (373)
真正的酒人 …… (381)
彩云飞 …… (388)
忆贼 …… (394)
权威的随和 …… (407)
红军坟 …… (412)
疲劳 …… (421)
裕固帐前的遐想 …… (437)
万里系乡魂 …… (443)
关于回忆录之类 …… (452)
关于文人 …… (456)
告别未英胡同 …… (463)
家在风雨飘摇中 …… (467)
心祭 …… (486)
自然之唤 …… (492)
会说话的山岩 …… (501)
斯是陋室 …… (511)
一杆红木秤 …… (517)
花信风 …… (526)
梦和泪 …… (536)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往事如烟

圣火不熄 …… (547)
费城不是废都 …… (557)
回返未来 …… (578)
梵高的坟茔 …… (592)
沙尘，我奉上永恒的诅咒 …… (602)
奔赴延安 …… (614)
烟癖 …… (652)
镍都赋 …… (657)



远行人

洁　泯

我到了蒙特利尔，这是魁北克省的一个大城市，这里已经是法语区了。我想我在这里是遇不到什么熟人的，可是天下真小，居然我在街上遇到了我从前邻居的女儿阿莉。

在一条街上，对面马路有人叫我，我看见是阿莉，已经长得完全是个成人了。她不是到美国去了吗，怎么到了这里呢？

她手里拿着大纸袋装着菜蔬之类，看来是到市场采购去的。我看她消瘦了许多，虽然仍旧那样喜欢说话，但是声音有些呆滞，生活的风霜把这个年轻孩子过早地推进入了成人期。

我们在一个饮食店里坐了下来。我问她的近况，她说她嫁给了一个突尼斯人，是个汽车司机。我们谈话间，她屡次有意避开了她丈夫的一切情况。那末她到底是不是幸福呢？我记得在国内的时候，她的父母曾对我

说过，阿莉出去是寻找幸福去的。

阿莉的舅舅在费城一家中国餐馆里当厨子，阿莉的母亲经多次向兄弟写信恳求，要把阿莉弄到美国去读书，要他作担保。如读书不成，找个什么事做也好。经过多次信件往返，她舅舅同意给她订一张到美国来的机票。至于上学，须看她能不能考上学校，申请到助学金，谋工作则毫无把握，一切都得看她自己的了。

她从上海飞到旧金山已是晚上，要换乘去费城的飞机须翌日上午十时才起飞。她身上除了一张联程机票外，只有很少的外币，要在旧金山住旅馆是办不到了，她只好在候机室坐一夜。那时天气较冷，她蜷缩在座椅上打盹，她渐渐梦见了什么，梦见母亲，梦见舅舅的笑脸，她要寻求幸福，仿佛幸福已经在向她招手。她迷惘中真觉得有一只手，手摸着她的脸，抚她的发，一会儿手摸到她的胸脯上，她猛然觉醒，看见是一个黑人，用手在她身上乱摸，露着雪白的牙齿向她笑。她霍地站起，甩掉他的手，走到另一个座位上坐下，那黑人也跟着过来，坐在她边上，嘴里喷着酒气，说着她一句也听不懂的话。她再一次掉换位子，黑人照样的跟过来，而且他的动作越来越使她难堪。那是在深夜里，候机室是空荡荡的，只有一个人远远的坐着在打盹。她想叫喊，又觉得叫也没有希望，她忽然看见有一个老妇人走进女

厕所去，这就启动了她一点机智，她迅步地奔进女厕所，进入厕所间，把插锁插好。不料那黑人也进来了，敲着她的厕所间门，她躲在里面十分慌张。一会儿她听见老妇人从厕所间出来，大声呵责黑人，把他赶了出去。她总算熬到天亮，候机室的人多了起来，才敢重新坐在椅子上。

在费城，舅舅尽管是和善的，但家庭中的至高权力者是舅妈。她住了两天，就听见舅舅舅妈在屋里的争吵声。那天她正在弄饭，舅妈走过来义正词严地对她说，给她谋一条出路，要她到加拿大去，舅妈的表兄在蒙特利尔一家舞厅里做事，可以帮她找个事做。阿莉想，与其在这里看白眼，听冷话，不如走了的好，于是她答应了。

她到蒙特利尔正好是黄昏时，阿莉叫了个计程车到那人的住处，问了半天，说此人早已搬走；她只得坐车到舞厅去找，找到一个管事的，说那人只做了很短时间就离开了，如今在哪里可不知道。这恰如五雷轰顶，把她吓得要了命。她从舞厅里走出来，停在门口的计程车司机向她要钱，她的钱不够，她哭了，她用生硬的英语向司机诉说。司机听了半天，明白了大半，他想了想，告诉她上车吧。司机把她带到自己的住处，房间里还有一个男人，正在睡觉，司机把他叫醒，叫他住到房门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铺条毯子睡。司机叫阿莉住进房去，他自己也在房门外摊上毯子睡了。自此以后，她帮他们做饭，她在费城学会了做“皮查”，他们都很爱吃。以后他们三个人住一屋，中间隔条布帘。以后另一个男人又搬了出去。再以后她做了司机的妻子。

她的戏至今就演到这里。她很冷静，她会细细盘算自己的生活历程。她说倘若没有舅舅，她就不会到费城去；倘若没有舅妈的白眼，并且设下圈套把她赶出费城，她就不会到蒙特利尔来；倘若找到舅妈的那个所谓表兄，她和突尼斯人的司机就不会在一起。她说，她出来找寻幸福，至今没有走入幸福的边缘，但是阶梯很重要，有了阶梯就有可能找寻幸福。人的可变性很大。她坦率地说，其实她并不真正爱他，而作为一个阶梯，是她生活旅程中所要追求的幸福中所不可少的，有了这个阶梯，就有可能出现另一个更好的阶梯，甚至是一个新局面，也可能比这个更坏，谁知道呢？全看命运的安排了。总之，她认为生活是层出不穷的，有苦味，有辣味，酸味，说不定有一天会尝到甜味。她总幻想着幸福有一天向她招手，也许她会得到，也许她永远不能得到。

我说什么话好呢，我对她的处境几乎不能置一辞，我只好向她祝福。



挨炸记

金克木

我的头顶之上落过两枚炸弹。炸弹开花过了五十年，我还活着，毫发无伤，想起来就觉得有趣。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意大利有个杜黑上校提出“空中制胜”的理论。那时军用飞机还处于初级阶段，所以对他的想法讥笑的人很多，赞成的人极少。称之为“杜黑战术”，并不认真对待。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用杜黑战术加上从德国学会的闪电战，一试于珍珠港，再试于新加坡。果然“空中制胜”，一举歼灭了军事思想落后的美英远东海军。从此“陆海空协同”代替了拿破仑以来的“步炮协同”。

杜黑战术，日本是先在中国试验的。用的不是闪电式一次打击，是“疲劳轰炸”，一批又一批轮番来。目的是不断杀伤破坏，搅得你昼夜不能安宁，生活不下去，精神崩溃。不料中国人不怕疲劳，找出间歇规律，该上茶馆还是上茶馆，爱聊天的照旧聊天。我们中国人



在没有什么危险时往往自己惊慌。真有敌人来恐吓，危在旦夕，反倒毫不在乎。也许是麻木了，还能自得其乐。拿“逃警报”开玩笑，找人聊天说是去“轰炸”。头上过敌机，手中照样打扑克，甚至搓麻将。躲飞机时能谈情说爱，有人由此结成伉俪。中国人习惯了在敌机来炸时休息，疲劳的反倒是日本飞机。日本人和中国人打交道太久了，学习并研究中国人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太多了，还是明白不过来，拿中国人不怕的吓唬中国人，想不出中国人怕的究竟是什么。中国人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适应性，能顺其自然，又能顺其不自然？只怕谁也答不出。

我曾经在北平（北京）坐观“九一八”的轰然来到，又亲见“七七”的悄然驾临，随后流离各地。亲身经历的人和事之杂，所见所闻之乱，若写成“纪实小说”会有几大卷。单是几次挨轰炸就各不相同。不妨回想一下作为“侃大山”的资本一股。

第一次遭遇空袭是在武汉。去武汉大学，刚到珞珈山，忽听汽笛长鸣，是空袭警报。四顾只有一处稍有些树木还不成为“林”，也只好赶去当作临时避难所。到“林”边忽听身后有女子谈话。“我还真不想被炸死。什么事都还没有做呢。”接着是另一个女子声音，太低，没听清楚。随后是一阵笑声。我很想回头看看，猜想是



年轻的大学生，可是胆子不够，怕挨骂。有树遮蔽时再回头，果然是三个女孩子，已经转向，只见背影了。这是初遭空袭，说是怕死，又嘻嘻哈哈，像是真怕死吗？照旧互相开玩笑，照旧对听来的路边话感兴趣。炸弹呢？志了。没记住。是真不在意，假不在意？难说。

第二次遭炸可大不轻松了。那是 1938 年冬，桂林大轰炸的一次。我和母亲两人在一起。花几角钱买了一只鸭子。母亲刚安排好放上小火炉去炖，警报汽笛响了。本来应该向当时唯一的天然防空洞七星岩跑，一出门，跟着人群走了相反的方向，因为这边出城较近。离城不过三两里路，紧急警报响了，一声一声短促连续，像喘气。这是敌机已到的信号。我们正走在马路上，周围全是空地，连一棵树都没有。稍一迟疑，四面的逃难“同人”不见了。这时才明白，不能暴露。拉着母亲跑到马路以外，见有一道干涸的沟，慌慌张张扶持母亲跳进沟里躺下。明知是平地上看不见而在空中并无遮拦，但也只好如此，想来别人也是同样。耳边听到飞机轰鸣，仰面朝天，看得见天边一角出现敌机，没有多少架。一架在前，大约是领航。后面三架一小队，有两三小队。只见这一小群怪鸟凌空直向我们头上飞过来。飞得不高，正在头顶上时看出机身不大，不像是轰炸机。银灰色在青天背景上映着阳光闪耀，仿佛从容不迫，如

入无人之境。心想，这次遭劫了。好在是母子在一起，同归于尽。母亲早已闭目塞耳不看不听，也不念佛。忽然明白，若是在头顶上投弹，照物理学常识说，炸弹必落在前面，不会垂直下来。没等我想完物理学，轰然一声，又连续几声，仿佛觉得大地有些震动，连忙回头向后面桂林城一望，已是浓烟四起，半个城罩在烟火之中。飞机早已不见。先若一直跟着望去，可能看到落弹。这时人声嘈杂，躺下的人都站了起来。有人不等解除警报就往回跑。我们还是随多数人等到汽笛长鸣，如一声长叹，表明敌机出境，才走回去。料想不到，炸了半个城，土木结构全起了火，恰好是从我们这条巷子分界。一边遭难，一边安然，我们正在安全的边界上。进屋一看，鸭子已经炖烂。母亲忙做饭，我便出门走走。救火收尸的人还不很多。也不是半个城全部街巷烧了，空隙还多得很。那时的炸弹威力不大，炸平民百姓，日本也舍不得重磅炸弹。可恶的是这种手段和目的。转过几条没起火的街巷，忽见一处墙倒屋塌，一位白发老妇人手脚伸直躺着，胸口一片血肉模糊。我转身就跑，出巷口见已有人赶来了。再一转身，巷口小铺已揭开门面。进去花三角钱买了一瓶桂林名产三花酒，回家后没告诉母亲真实景象，她也不问。母子两人吃了一顿庆贺自己生命财产无损失的酒菜饭，醉醺醺睡了一大觉，醒



来天已黑了。

严格说，在桂林挨炸是第三次。第二次是在长沙。我躺在一家报馆里的床上，盖着被，没起身。有人逃走，有人留下。因为没有防空洞，跑出城又太远，来不及，便听天由命。不料敌机居然光临，在城边一处扔下两三枚炸弹，大约是以示警告之意。我在市中心只听见闷声轰隆，房子也没有震动。这不算挨炸，和第一次一样只是序幕。

真正尝到所谓“疲劳轰炸”滋味是在战时陪都重庆。那是1940年夏秋之交，抗战已到第四年头，重庆大火炉正在太阳烘烤中热气腾腾。日本试验杜黑战术，从空中逼中国政府投降以配合欧洲的德国闪击。偏偏天不佑我，连日一丝雨意都没有。白日是晴朗的天，万里无云。夜间是星月灿烂，美丽如画。好事成为坏事，正给日本飞机好天气。重庆人盼暗夜敌机不来可安心生活工作，望见一轮明月冉冉升起，心中顿时冒出憎恨之心。中元、中秋由“节”成“劫”。那时我想到，从古以来咏月的诗没听说有月亮引起恐惧和愤怒的，这时有了。“该死的晴天！”“怎么不下雨？”我在重庆住的时间不长，无处停留，从一元钱住一夜单间的比“鸡毛店”稍高级的旅馆到各种朋友的各种大大小小高高低低文武机关的办公室和宿舍，都住过。还躲进过大小高低形形

色色的防空洞。有一次正走在街头忽然听到警报，便随众进了大隧道。紧急警报后，大门关了，只剩下墙上暗如鬼火的桐油灯的微光闪烁。不分男女老少挤在一起。我闻到一股香气，发现不知何时一位年轻女郎刚好挤在我面前。转身不得，后退不能，只见近在眼前的朦胧面貌知道不老。也不好说话，无法道歉，当然并不怪我。直到几阵轰响夹着仿佛高射炮声同时洞石颤抖之后，人群才渐渐松动。又等了好久，敌机没来第二批，警报解除，大家全向大门挤出去。再找面前那位女郎，早已不见，只剩下一阵阵轰炸我的香气好像还留在鼻子里。这个大隧道在重庆山城的肚子里，虽是极好的天然防空洞，很大众化，可是空气污浊，秩序混乱，无人过问。“防空纠察”人员是尽义务的老百姓，管不了。果然后来发生大惨案。群众拥挤出不了门，以致据说有数以千百计的人丧生，比炸死的还多。亏得我进大隧道只有一次，而且是在灾难前一两年，但是还应当叫做“幸免于难”

又有一次，我正在一所仍挂原来的中学牌子实际上已成为机关的地方访友，忽然警报响了。朋友拉我进了防空洞。洞上是稍稍突起的土堆，堆上还有两间平房。洞内通道两边有长凳可坐。墙上挂着小油灯，隔一段有一盏，勉强照明。坐在那里的不用问都是大大小小有名

无名的人物，也不免有我这样的客人夹在里面。我自以为安全，正想观察周围人物，不料这次敌机来得快，洞中也未听见紧急警报，忽然整个土地上下左右猛烈晃动，墙上油灯全灭，一阵灰土气直扑鼻子。脑中一闪，“中彩了！”没有人声。没有炸弹声。地震平息后，一直觉得气闷，无人出声。又过些时，听到仿佛远处有人喊：警报解除了。从这一头出来。不要往那边走。危险！慢慢走。不要慌。我这时才恍然大悟，没进鬼门关。到底是大机关的人，一个个不紧不慢不慌不忙鱼贯而出。出洞回头，才看见烟尘未散，那两间平房已不知去向，只有一大堆杂乱土木。原来日本飞机光顾，在我头顶上送礼，投了两枚不大不小的炸弹。两间平房和土堆先挡了驾，洞里矿井式的支柱又稳妥牢靠没有倒下，通风洞也好，没有全堵上，只是倒塌了一头出入口，还留下另一口可以出来。我逃过了这场劫难，以为是因为有高级首长所以洞修得好，也保住了我。朋友笑了，说，他们怎么会在这里冒这个险？另有去处。这里最大的官只是主任秘书。不过名人倒是有。他附耳对我说了一个名字，又说就是洞中一边角上唯一戴着帽子遮到眉毛的人。我听了也不感到惊奇，因为我遇见过的各种各样的怪人太多了。什么人，什么事，没什么了不起，都觉得无所谓了。头上中过两枚炸弹，还有什么能惊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